

纪念方去疾先生(下)

□茅子良



人生在世,讲缘分。我有幸获得过方先生签名赠书二种,即其代表作《明清篆刻流派印谱》《方去疾篆唐诗》;还有治印三方,书作三件。

其中,一方姓名印,一方读书印;另一方方朱文印“上海古籍书店重印”,竟是意外获得:1979年,那时我在市出版局团委工作,偶遇古籍书店陆国强兄,他关照为该店资料室刻方藏书印。所提供的石章,上有印文八字连带边款“一九六〇年五月”,我一看,方先生治印味道,无疑!我说磨去刻面太痛惜,愿用另一石章替代,陆兄征得书店领导人、原出版学校的陈荡老师准许,遂成就了美事。此前1966年冬,我刻了一方长条朱文印“茅子良集”,后来请方先生教正,他看了鼓励有加,特地补刻边款:“此六六年子良同志自制收集有关鲁迅资料印记,去疾记,一九七四年夏。”他对我班同学后来专攻书或画,认为工作需要不同,很自然的一次。一次问及刘姓女生还刻印否,刘说:“还给先生了。”方先生很幽默:“我没收到啊!”

方先生2001年10月2日辞世,翌年朵云轩精拓其原石辑成《去疾治印》(方介堪1947年题签)线装本,承方箴、董勇贤伉俪赠送一部。既纪念方先生诞辰八十年,更体现了作者生前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篆刻艺术委员会主任、西泠印社副社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的作品风格和艺术风采。

方先生平时应同事之请,在家兴之所至,即挥毫书写字幅赠与。我有他

草书“满园春色”四字尺幅,方体篆书“如愿”两字大幅,再一幅即简体字、颇具功底的楷书“录刘向语”尺幅。这件语录书件不大,放在书房玻璃镜框内,我用作座右铭,时读时新:“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录刘向语,去疾。”下钤“去疾”(朱)。进入老年的我,看到方先生这幅字,常会扪心自问:做到了吗?

方先生还有一段文字,时常在我脑海浮现:“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数量众多的文物资料,许多至今还未能及时整理。但十多年来日本等国出版数量惊人,大量在国外出版,实在叫人痛心。作为一个中国传统艺术爱好者、研究者,同时又是一个出版工作者,深感责任重大,必须急起直追,多搞一些有质量出版物,为国争光。”方先生爱岗敬业,立足本职,争创一流。他鉴定印章书画,辨伪求真,及时审定抢救了明清大家程朴、黄仲则、邓石如、吴让之等原石十多方珍品;以及在报废物品中作仔细复查查证,抢救出汪士慎猫轴、邓石如篆书轴、齐白石虾轴、黄宾虹山水轴等多件,贡献不少。晚年主编国家重点出版项目《中国美术全集》第60卷《玺印篆刻》,因已患病,脊椎骨肥大压迫中枢神经而双手麻木,但在助手协助下,该卷终于在1989年得以编辑刊行。当听到台湾锦绣文化企业与大陆有关出版社,联合出版了台湾版《中国美术全集》并印行6000套时,他很高兴,说:海峡两岸同胞,同根同宗同文,毕竟一

家人啊。

长期以来,我深受方先生等老师们的教益。如1977年开始,学林、教育等出版社编辑约我业余写点普及性的怎样刻印、如何欣赏一类小文,方先生鼓励我多写,并身体力行,替我的初稿一字一句认真修改。这影响我逐步养成了工作中不敢马虎、尽力为之的习惯,以及练笔写作的兴趣。2008年我办了退休手续,仍应邀审读书稿。2019年应已故作者家属和书画社委托,为《近代印人传》大量查证史实、校核文献以出版增订本,历数年终于在完成今年上海疫情封控期间,得以完成而如释重负。

谨以本文并此份审订“作业”,纪念老师方去疾先生百年诞辰。

附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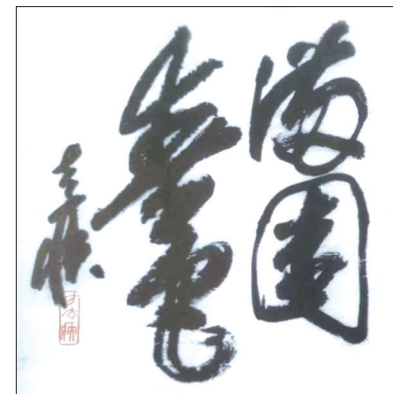
据《申报》当年广告,1935年4月18日,方节庵在上海设立的宣和印社正式开幕,以发行印谱、书画图册,出售印材、篆刻用具为主,并数年研制印泥已近公开销售。1936年元旦,以“节庵印泥”为名,推出褚礼堂、王福庵、于右任、黄宾虹、王一亭、张大千、赵叔孺、马公愚同订的营销广告文字。

近年审读书社2020年版《上海千年书法图史·篆刻卷》,在第726页,意外获知《永嘉谢磊明篆隶铁笔润格》之文字并书影,其地点、时间很明确,“收件处 上海三马路七百另(零)一号宣和印社及各大笺扇庄 民国二十二年二月订”。

由此可见,宣和印社1933年2月应已试行;而“节庵印泥”印章的篆刻



作者(站者)与方先生



创作,也于9、10月间由方介堪开始饬制,值得一记。谢磊明即谢光(1884-1963),喜收藏,方节庵、方去疾兄弟两人后来的岳父。

2022年7月20日 (本文转自《文汇报·笔会》)

邓石如小传

□张小元



完白山人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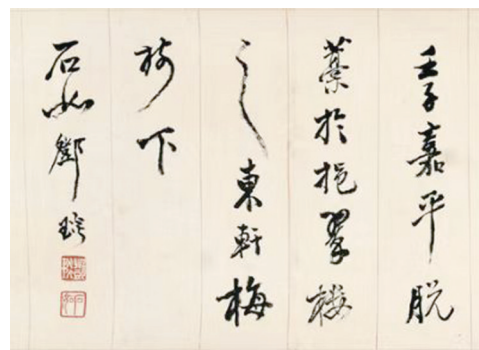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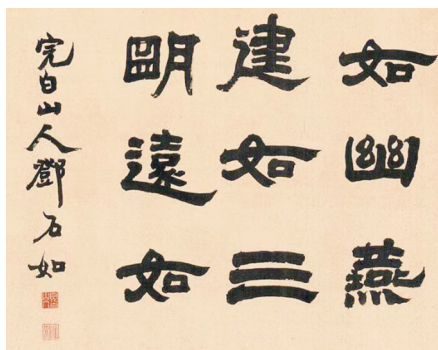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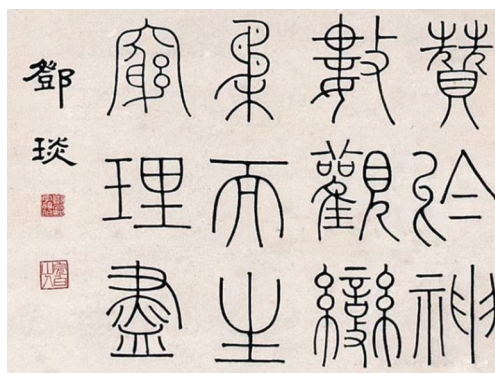
邓石如登岱图

邓石如(1743—1805),安徽怀宁人。初名琰,字顽伯,号完白山人、笈游道人等。他小时,追随其父读书,后因家贫辍学,一度与村里伙伴砍取樵木去市场贩卖。他秉承家学,在其祖父、父亲的影响下,痴迷于书法、金石、诗文。17岁时,他作篆书《雪浪斋铭并序》,名震一时,约在20岁时,他成为一名童子师,21岁丧妻,便远游学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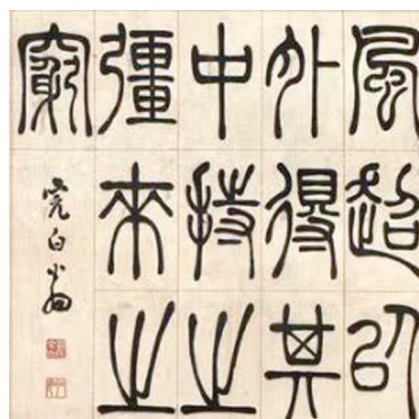
乾隆三十九年,32岁的邓石如,其印书受到友人赏识,被举荐到梅謬(举人)家中学习。梅氏为望族,家藏甚富,藏有许多金石善本。前后约8年,邓石如于梅家,大开眼界,遍览碑刻,临摹古字,书艺大进,形成自己的书法特色。后经梅謬等人引荐,他又得以结识名宦曹文植。乾隆皇帝八十大寿,曹文植邀邓石如一起入京祝寿。邓石如不失文人风范,独自前往。在京期间,他的书作得到刘文清等书法名家赏识,名噪一时。晚年,他常去江浙各地游玩,63岁卒于家中。

邓石如的书法

□余革



邓石如是清中期以来很有影响的一位书法大家、金石名家。他年轻时,曾于南京梅家苦练书法,后又走遍各地名胜,临帖学碑,形成自己书法的基本特色:“全”——“篆隶真行草”各体皆备,且各有特色。日后,他于北京走访书法名家,刘文清、陆锡熊等名家见过他的书法作品,惊叹于:千数百年无此作矣。邓石如尤擅篆书,他晚年遇到书坛晚辈包世臣,传其技艺,提出篆书: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强调篆书的写法疏密发挥到极致,才是得当,黑白的艺术效果才会尽现。在此理论上,邓氏开创新体——“邓派”篆书。邓石如在清朝也赢得“四体皆精,国朝第一”的美名。



家乡人·家乡事·家乡情

□包宏龙



包宏龙,笔名高露,如皋长江人,1964年6月出生,1983年10月入伍,先后4次荣立三等功;1997年转业;现在南通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工作;2020年被南通市评为“最美退役军人”;南通市作家协会会员。

19岁参军入伍,告别生我养我的衣胞之地如皋长江边一个不起眼的小村——朝东圩。一晃,离开家乡已经有三十多年了。然而,家乡很多的人物和事情,却始终让我魂系梦绕,犹在眼前……

我生于1964年阴历六月。妈妈告诉我,那年天气特别热,好多人担心我能不能熬过这个夏天。于是,南家送来芭蕉扇,北家送来绿豆汤……在全村老少爷们的关心帮助下,我总算熬过了这一夏。为此,打小我就对乡亲们怀有感激之情。

儿时,我就沉浸在这样的亲情中。那时候,我家兄弟姊妹多,常常吃不饱肚,捧着粥碗能够照见自己的脸。我一位远房大家日子比我们家好过些。有一次,大妈拎来三四斤大米,对我妈妈说,借你们家大米好多年了,一直没有还,现在有了就还给你们。我妈妈听了这话,一时愣住了,说:不记得你们家借过我家大米呀!大妈说,不记得就不记得了,反正我现在家里有了,就大家分分呗……这事儿,困扰了我妈好几年。

我十分淘气,有很多玩伴。当中有一个比我们大两三岁叫“福建”的,被我们推选为“司令”。由于我遇事喜欢动脑筋、想办法,于是被选为“参谋长”。我们“队伍”里是清一色的“爷们”。一次,有位堂妹想加入我们的“组织”一起玩,就一路尾随我们。身为“参谋长”的我,拒绝了,并拦着她不让她继续跟着我们。在推推搡搡中,也不知道是谁先动的手,我俩就打了起来。说是打,其实也不过就是推推搡搡,拉拉扯扯的力度大了些。不经意间,堂妹的衣服被我扯破了一尺多长的缝。这下可坏了,堂妹当场哭哭啼啼地回家告状去。我估摸着,自己回家肯定要挨一顿暴揍,就一直等到天黑了才回家。我到家里,竟然看到父母没有任何反应,感到十分奇怪。原来堂妹回家缠着家里人向我父母告状,是她爸爸妈妈不让我这么干。

每天放学回来,我们作业倒没有

多少,但是得割猪草、铲草、拾柴草。一次,割满一筐猪草,我就和几个小伙伴一起下河洗澡。由于当时我还不大会游泳,看着比自己大一些的孩子游泳很羡慕,就学着游,一不小心滑到了水深处,脚踩不到河底就往下沉。一位大孩子发现我双手乱舞,脑袋忽忽忽忽,嘴巴正在呛水,立即游过来把我拖到了岸边……

1983年10月,我被选上去参军。临别前,乡亲们争先恐后请我吃饭。一时间,我几乎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可是,从接到通知到实际出发,也就几天时间。不少乡亲来不及请我吃饭,就像电影里老区人民见到子弟兵一样,提些花生、鸡蛋之类的东西给我。甚至,还有一些乡亲在为我送行时,悄悄地往我兜里塞钱。后来得知,邻居大嫂一时手上没有钱,特地找人借了5块钱塞给我。要知道,那时候,5块钱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呢。于是,我找

了个机会,托人将这钱还给了她,并带话:心意领了,钱不收!

乡情就是自酿的酒,只有自己才能够品味到它独特的滋味。在我家乡,还有一种味道,让我至今印象深刻——那就是家乡泥土的芬芳,我敢说,很多人并没有真正体味过泥土的芬芳,而我,却是实实在在地体味过。记得在我十多岁的时候吧,一次我带着大竹筐等工具,到刚刚耕耘过的稻田里打稻草(可作燃料烧饭)。半天下来,终于将大竹筐装满了。可是,此时此刻,我已经是累得筋疲力尽,胳膊也抬不起来了。干脆,我就躺在地上休息。由于太阳直射在脸上特别难受,我就翻过身趴在地上休息。没有想到,此时一股泥土被暴晒后散发出的特有芬芳袅袅进入我的鼻孔,啊呀,真的让人醉心。我深吸、深吸、再深吸,仔细品味着有生以来第一次嗅到的特有芬芳,可

谓沁人心脾……不知不觉,我竟然睡着了,直到家里人找过来,我才被摇醒。

家乡的人、家乡的事、家乡的情,对我来说太多太多了,一桩桩、一条条、一件件都铭刻在心,从未忘记。因此,每次回到家乡,我都会站在村外凝视一会儿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忘不了已经流淌在我血液里的家乡人、家乡事、家乡情。

